

傷寒論廣訓卷之六

辨太陰病脈證并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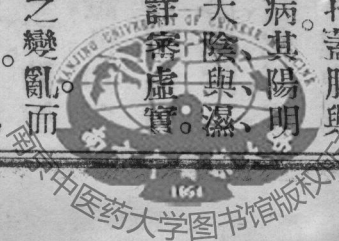
計八節

太陰全篇通論

吳謙曰。六氣之邪。感人雖同。人受之而生病。各異者。何也。蓋以人之形有厚薄。氣有盛衰。藏有寒熱。所受之邪。每從其人之藏氣而化。故生病各異也。是以或從虛化。或從實化。或從寒化。或從熱化。譬諸水火。水盛則火滅。火盛則水耗。物盛從化。理固然也。誠知乎此。又何疑夫陽邪傳陰。變寒化熱。而遂以爲奇耶。自後漢迄今千載以來。皆謂三陰寒邪不傳。且以傷寒傳經陰邪。謂爲直中。抑知直中乃中寒之證。非傳經之邪。是皆未曾熟讀仲景之書。故有此誤耳。如厥陰篇中。下利腹脹滿。身體疼痛者。先溫其裏。乃攻其表。溫裏宜四逆湯。攻表宜桂枝湯。此三陽陽邪傳入太陰。邪從陰化之寒證也。如少陰病下利。白通湯主之。此太陰寒邪傳少陰之寒證也。如下利清穀。裏寒外熱。汗出而厥者。通脈四逆湯主之。此少陰寒邪傳厥陰之寒證也。皆歷歷可據。豈得謂傷寒陰不相傳。無陽從陰化之理乎。夫太陰濕土。純陰之藏也。故病一入太陰。則邪從陰化者多。從陽化者少。從陰化者。如論中。腹滿吐食。自利不渴。手足自溫。時腹白痛。宜服理中四

逆輩者是也。從陽化者。如論中腹滿。實大痛者。宜桂枝加大黃湯主之者是也。蓋脾與胃同處腹中。故腹滿腹痛。兩皆有之。然腹滿爲太陰主病。心下滿爲陽明主病。其陽明亦有腹滿者。以陽明腹滿。與熱同化。故必有潮熱自汗不大便之證。而不似太陰與濕同化。有發黃暴煩下利穢腐之證也。誠能更於腹之時痛。大實痛。腹滿痛處。詳審虛實。斟酌溫下。則了無餘義矣。

陳修園曰。愚按仲師太陰病脈證。只有八證。後人謂爲散失不全。及王叔和之變亂。而不知八條中有體有用。有法有方。真能悟之。則取之無盡。用之不竭矣。所可疑者。中風證。四肢煩疼。言其欲愈之脈。而不言未愈時。何如施治。太陰病脈浮。宜桂枝湯。而不言脈若不浮。如何施治。惟於自利不渴藏寒證。出其方曰四逆輩。凡理中湯。通脈四逆湯。吳茱萸湯之類。皆在其中。又於太陽誤下。轉屬腹時痛證。出桂枝加芍藥湯方。大實痛證。出桂枝加大黃湯方。又以胃氣弱。減大黃芍藥爲訓。此外並無方治。以爲少則誠少矣。而不知兩節兩出其方。大俱經權之道。宜分兩截看。仲景所謂太陰證。與內經人傷於寒。爲熱病。腹滿隘乾證。不同。提綱皆言寒濕爲病。以四逆輩爲治。內正法。桂枝湯爲治。外正法。自第一節至第五節。一意淺深相承。不離此旨。所謂經也。此爲上半節。第六



節。言太陰濕土。不與寒合。而與熱合。若小便利。則不發黃。若暴煩下利。則腐穢當去。是常證之外。略有變局。另作一小段。爲承上起下處。第七節言太陽病誤下。轉屬太陰。腹滿時痛。大實痛者。以桂枝加芍藥加大黃。爲主治。一以太陰之經。略變四逆輩之溫。而爲和法。變桂枝湯之解外。而爲通調內外法。是於有方處。通其權也。一以脾胃相連。不爲太陰之開。便爲陽明之關。既關而爲大實痛。不得不借陽明之捷徑。以去脾家之腐穢。要知提綱戒下。原因腹時痛而言。此從正面審到對面以立法。又於暴煩下利。日十餘行自止節。言愈。尙未言方。此從腐穢既下。後想到不自下時之治法。是以無方處。互明方意。以通權也。此爲下半截總而言之。四逆輩桂枝湯。及桂枝加芍藥湯。桂枝加大黃湯。皆爲太陰病之要劑。若不渴則四逆輩必須。若脈弱芍黃等。慎用。脈浮有向外之勢。桂枝湯之利導是宜。煩疼當未愈之時。桂枝加芍藥湯亦可通用。

淺田氏曰。太陰以藏寒爲因。以自利腹滿時痛爲候。以理中溫下爲治。比之少陰寒漸深者。厥陰寒已極者。則尙緩而實。其部位正與陽明相反對也。是以本篇不過僅僅數條。而陽明篇中。反論之曰。欲作固瘕。曰攻其熱。必噦。曰欲作穀疸。曰飲水則噦。曰食穀欲嘔。曰寒濕在裏。卽是太陰證。而冒以陽明者何。此其病雖有寒熱之異。以其部位與

壅、實、則、同。對示之。使人不錯認也。蓋疾病之於轉變。陰陽之機變。不須臾離。故、三、陰、證、往往混、在、三、陽、中。亦猶少陽超越於陽、明、上、也。是以三陰方證。甚減於三陽。豈可爲斷簡殘篇而讀哉。

太陰之爲病。腹滿而吐。食不下。自利。益甚。時腹自痛。若下之。必胸下結鞭。

成無己曰。太陰爲病。陽邪傳裏也。太陰之脈。布胃中。邪氣壅而爲腹滿。上不得降者。嘔吐而食不下。下不得升者。自利益甚。時腹自痛。陰寒在內。而爲腹痛者。則爲常痛。此陽邪干裏。雖痛而亦不常痛。但時時腹自痛也。若下之。則陰邪留於胸下。爲結鞭。經曰。病發於陰。而反下之。因作痞。

張隱菴曰。太陽之氣若天日。太陰之氣猶地土。此言太陰受病。地氣不升。而自利自痛也。太陰爲病。腹滿者。腹爲脾土。太陰之所居也。脾氣不能上交於胃。故腹滿。胃氣不能下交於脾。故吐。脾胃之氣。不相通貫。故食不下。自利益甚者。濕氣下注也。時腹自痛者。脾絡不通也。若下之。則更傷陽明胃土之氣。故必胸下結鞭。

柯韻伯云。太陰脈。布胃中。絡於隘。故腹滿隘乾。此熱傷太陰。自陽部注經之證。非論中所云。太陰自病也。仲景以太陰自病爲提綱。因太陰主內。故不及中風四肢煩疼之表。

以陰陽寒熱較
論。此註甚佳。

又爲陰中至陰。故不及熱病噤乾之證。太陰主開。又陰道虛。太陰主脾所生病。脾主濕。又主輸。故提綱主腹滿時痛。而吐利。皆是裏虛不固。濕勝外溢之證也。脾虛則胃益虛。食不下者。胃不主納也。要知胃家不實。便是太陰病。

程應旂曰。陽邪亦有腹滿。得吐則滿去而食可下者。今腹滿而吐。食不下。則滿爲寒脹。吐爲寒格也。陽邪亦有下利。腹痛。得利則痛隨利減者。今下利而時腹自痛。則利爲寒利。痛爲寒痛也。曰胸下陰邪結於胸下之陰分。異於陽邪結胸之在胸。且按之而痛也。曰結鞭。無陽以化氣。則爲堅陰。異於痞之濡而莢也。彼皆陽從上陷而阻留。此則陰從下逆而不歸。寒熱大別也。

沈堯封曰。太陰陽明俱屬土。同主中州。病則先形諸腹。陽明爲陽土。陽道實。故病則胃家實。而非滿也。太陰爲陰土。陰道虛。故病則腹滿而不能食也。凡風燥熱三陽邪犯陽明。寒與濕二陰邪犯太陰。陽邪犯陽。則能食而不嘔。陰邪犯陰。則不能食而吐。陽邪犯陽。則不大便。陰邪犯陰。則自利。證俱相反可認。若誤下。則胃中空虛。客氣動膈。在陽邪則懊憹而煩。在陰邪則胸下結鞭。倘再誤攻。必致利不止而死。此太陰病之提綱也。凡稱太陰。俱指腹滿而言。

分出氣經與藏
確有至理。

陳修園曰。太陰氣之爲病。太陰主地而主腹。故腹滿爲本證之提綱。然腹之所以滿者。地氣不升也。地氣不升。則天氣不降。不降。故上者不能下而吐。食不下。不升則下者不能上。而自利益甚。太陰濕土主氣。爲陰中之至陰。陰寒在下。而濕氣不化。故時腹自痛。若誤以痛爲實。而下之。則脾土愈虛。不能轉運。必於脾部之胸下結鞭。此以氣而言也。更以經言之。足太陰脈入腹屬脾絡胃。手太陰脈起於中焦。下絡大腸。還循胃口。上膈屬肺。其義亦同。至以藏而言。雖脾也而肺亦屬焉。該於經氣之中。不復再贅。淺田氏曰。此卽太陰之綱例。後凡稱太陰病者。皆承之而言焉。腹滿虛滿也。滿則吐。不滿則不吐。故曰腹滿而吐。食不下。口腹也。以食少言之。嘔吐飲食不下者。因其藏有寒。失消化飲食之機也。自利卽下利也。蓋言自利者。以未經汗吐下之誤治而來故也。益甚。對於食不下而言之。夫陽證之下利者。飲食爲邪驅逐。故食少而利自少。食多則利亦多。陰證之下利者。津液自爲耗散。故飲食雖下。下利反益甚。是爲陰陽之分矣。時者。言腹痛有間斷。時字正是太陰腹痛之大眼目。下條所謂腹滿時痛是也。自痛之自字。亦云內無燥屎也。凡腹痛之爲證。多屬胃實。而此卽虛滿。故以承氣輩不可下也。然其證本是寒實。雖下之不似少陰之脫。故爲胸下結鞭之變矣。

解釋證脈。可謂確切。

解微瀼。在脈之浮沉上取。以長脈為陽明之脈。均有至理。

按此節乃太陰病之提綱也。吳謙引吳人駒之說。謂自利益甚四字。當在胸下結鞭之下。但上文無下利病。何以云下利。益甚耶。愚細思之。自利益甚四字。固是疑點。不如讀為三句。自利一句。益甚時一句。腹自痛一句。較安。若下之。胸下結鞭者。以脾與肺俱屬太陰。下之而虛邪結於脾肺之間也。所謂胸下者。即胸膜與膈膜相交之處也。

太陰中風。四肢煩疼。陽微陰澹而長者。為欲愈。

含下二節。言太陰之愈脈及愈時也。

成無已曰。太陰脾也。主榮四肢。太陰中風。四肢煩疼者。風淫末疾也。表邪少則微。裏向和則澹而長。長者。陽也。陰病見陽脈。則生。以陰得陽。則解。故云欲愈。

喻昌曰。微瀼之中。更察其脈之長而不短。知元氣未漓。其病當自愈也。

張隱菴曰。經云。風淫末疾。又云。脾主四肢。故太陰中風。而四肢煩疼也。陽微陰澹。病脈也。陽微陰澹而長。得太陰土旺之脈。土氣充溢於四肢。故為欲愈。

吳謙曰。太陰中風者。謂從太陽中風傳來。故有四肢煩疼之證也。陰陽以浮沉言。夫以浮微沉澹之太陰脈。而兼見陽明之長脈。則為陰病陽脈。藏邪傳府。故為欲愈也。淺田氏曰。此言太陰輕病向愈之脈證也。太陰者。腹滿時痛。今加以汗出惡風之證。



此謂之太陰中風。既曰中風。則不重舉惡風者。論中之例也。四肢煩疼。而煩擾無措。論中風之狀也。陽微以下。乃太陰之脈例。陽微陰濇者。陽浮陰弱之反。長者短之相反也。此與脈短者死。脈自和者不死。義同。按成氏註辨脈首候云。陰病見陽脈而主生者。則邪氣自裏之表。欲汗而解也。如厥陰中風。脈微浮爲欲愈。不浮爲未愈者。是也。據此說。則三陰中風。特似言其愈候。豈以風屬陽。假爲陽復之名耶。

按此節乃太陰中風之欲愈證也。曰太陰中風者。言太陰之自受風邪也。四肢煩疼者。蓋以脾主四肢。風淫末疾。故煩熱而疼。痛也。今診其脈陽微者。爲在表之風邪將去也。陰濇而長者。此濇脈不得認爲血少之脈。卽經云。切之濇者。陽氣有餘也。是已。惟其陽氣有餘。故長過尺寸。陰中陽旺。是以知其欲愈也。

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

成無己曰。脾爲陰土。王於亥子丑。向陽故云解時。

張隱菴曰。太陰爲陰中之至陰。而主開。亥者陰之極。丑者地氣開闢矣。

唐容川曰。陰得生陽之氣而解。說似近理。而實非也。下篇少陰病欲解。從子至寅。乃爲陰得陽則解。以坎中原藏一陽。故得一陽之氣。而成爲腎經。坎水生陽之氣化。故乘旺



而病解。至於太陰經。則係陰中之至陰。旺於陰而不旺於陽者也。故從亥至丑。皆夜氣。所存。是爲至陰。脾經得夜至陰之氣。則旺相而病解也。凡六經皆乘旺而解。豈獨太陰不然者。若是乘生陽之氣。則當從子起。不當亥起矣。故人有白晝不能食。至夜能食者。得脾陰之旺氣故也。須知少陽是生陽之氣。出當寅位。蓋乘日之初出。乘春之初至。而少陽遂司其氣。逮寅卯以至於申。而少陽生物之氣盡矣。故曰寅申少陽司天也。陽明者。陽氣正盛。如日之正明。起於卯而極於酉。故卯酉陽明司天。太陽者。陽之至極。故當辰而盛。陽之盛者。不能驟衰。必至戌位。陰已盛。而太陽之氣。乃入於地水之中矣。故辰戌太陽司天。若夫陰氣。則生於午。於易爲離卦。離中一陰。漸至於亥子。而少陰之氣盛矣。故從午至子。爲少陰所司也。由少而壯。是爲太陰。太陰之氣。起於未土。至亥子而陰已盛。至丑土而陰已極。故亥子丑爲太陰旺時。若夫厥陰。則爲陰盡陽生。起於亥者。當陰之極也。終於巳者。陰氣至巳而盡也。故曰巳亥厥陰風木司天也。此節因太陰解時。並言六氣之理。學者當詳攷也。

淺田氏曰。說見於太陽篇。

按此節承上節而來。指出太陰之愈時也。諸家註解。俱欠真確。愚釋於太陽上篇。茲不

贊。

太陰病。脈浮者。可發汗。宜桂枝湯。

自此以下。凡五節。言太陰病。有表裏寒熱虛實之不同也。

成無已曰。經云。浮爲在表。沉爲在裏。太陰病。脈浮者。邪在經也。故當汗散之。

張隱菴曰。太陰在內。主募原。在外主肌腠。故病太陰而脈浮者。宜桂枝湯。以解肌而發汗也。金匱要略云。腠者三焦通會元真之處。理者皮膚藏府之紋理。蓋皮膚有此紋理。

而藏府之募原。亦有此紋理。外內相通。太陰主之。

程應旂曰。此太陰中之太陽也。雖有裏病。仍從太陽表治。方不引邪入藏。

吳謙曰。太陰經病。脈當浮緩。太陰藏病。脈當沉緩。今邪至太陰。脈浮不緩者。知太陽表邪猶未全罷也。故卽有吐利不食。腹滿時痛一二證。其脈不沉而浮。便可以桂枝湯發汗。先解其外。再調其內。可也。於此可知身痛腹滿下利。急先救裏者。脈必不浮矣。

淺田氏曰。太陰病。謂腹痛下利等證。脈浮該發熱惡寒而言。蓋有此證。則脈當沉澹。而今反浮發熱。乃是表證。所謂太陰中風也。故曰可發汗。處以桂枝湯。然後乃治其腹滿下利。亦是先表而後裏之法也。蓋太陰少陰二部。其初有表證。則有發熱之象。但在太



陰。以桂枝湯。在少陰。以麻黃附子細辛湯。及麻黃附子甘草湯。其意雖均在發汗。而方法之異者。何也。夫太陰之緩。不似少陰之脫。故雖先治其表。抑亦差別矣。按此節乃太陰自受之表邪也。脾主身之肌肉。肺主身之皮毛。足太陰與手太陰本相合。脈浮者。太陰中風未愈之脈也。金匱云。風令脈浮。是也。用桂枝湯以解肌。則太陰表邪自然愈矣。

自利不渴者。屬太陰。以其藏有寒故也。當溫之。宜服四逆輩。

成無己曰。自利而渴者。屬少陰。爲寒在下焦。自利不渴者。屬太陰。爲寒在中焦。與四逆等湯。以溫其藏。

張隱菴曰。上節病太陰之在外。此節病太陰之在內。在外故宜桂枝湯。在內故宜四逆湯。

程應旂曰。三陰同屬藏寒。少陰厥陰有渴證。太陰獨無有渴證者。以其寒在中焦。總以龍雷之火無涉。少陰中有龍火。底寒甚則龍升。故自利而渴。厥陰中有雷火。故有消渴。太陽一照。雷雨收聲。故發熱則利止。見厥而復利也。

淺田氏曰。此承前條表熱而論裏寒者。必下利也。自利。應首條自利益甚句。故曰屬太



陰厥陰篇云。下利欲飲水者。以有熱故也。今自利不渴。可知其裏有寒也。藏者藏無他病之藏。猶言內寒。以自利言之。溫者對寒之言。輩者謂其大概。泛云服四逆輩。而不云四逆湯主之者。意在其類。而不在的治也。要示人以圓活變化之機。量其輕重。以爲進退也。若徒以渴爲少陰。不渴爲太陰。膠執一法。則非圓機矣。

按此節乃太陰自受之裏寒證也。曰自利者。非誤治後之下利也。不渴者。乃寒濕盛而無燥熱之化也。曰屬太陰。又曰以其藏有寒。蓋恐人但知太陰之濕。而不知自利不渴者。必有寒在藏也。宜服四逆輩者。當以溫脾腎爲要。而斟酌用之也。

傷寒脈浮而緩。手足自溫者。繫在太陰。太陰當發身黃。若小便自利者。不能發黃。至七八日。雖暴煩。下利日十餘行。必自止。以脾家實。腐穢當去故也。

成無己曰。太陰病。至七八日。大便秘者。爲太陰入府。傳於陽明也。今至七八日。暴煩。下利日十餘行者。脾家實。腐穢去也。下利頻煩者死。此以脾氣和。逐邪下泄。故雖暴煩。下利十餘行。而利必自止。

程知曰。言自利之證。脈浮緩。手足溫。則爲脾實也。太陰脈主緩。故浮緩雖類太陽。中風而手足自溫。則不似太陽之發熱。更不似少陰厥陰之厥逆。所以爲繫在太陰也。太陰



濕熱相蒸。勢必發黃。然小便利。則濕下泄而不發黃矣。此雖暴煩頻利。有似少陰之證。然其利當自止。所以然者。以脈浮緩。手足溫。知其人脾家實。而非虛寒之比。其熱濕所積之腐穢。自不逐之而下也。若不辨晰。而以四逆法治之。則誤矣。

汪琥曰。下利煩燥者死。此爲先利而後煩。是正氣脫而邪氣擾也。茲則先煩後利。是脾家之正氣實。故不受邪。而與之爭。因暴發煩熱也。

陳修園曰。內經云。太陰之上。濕氣主之。中見陽明。是以不得中見之化。則爲藏寒之病。若中見太過。又爲濕熱相併之病。此太陰之所以有寒復有熱也。傷寒脈浮而緩。手足自溫者。繫在太陰。而中見陽明之化也。陽明之熱。合於太陰之濕。即時當發身黃。若小便利者。濕熱得以下泄。不能發黃。至七八日。又值陽明主氣之期。一得陽熱之化。正氣與邪氣相爭。而暴煩。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。當必自止。所以然者。太陰中見熱化。以脾家實。倉廩之腐穢當去故也。此言太陰傷寒自利欲解之證也。

淺田氏曰。夫傷寒者必惡寒。脈亦浮緊也。緊與緩易位。乃大青龍湯變證。當手足熱。今手足溫。故爲在太陰。太陰屬濕。濕與熱凝。當身發黃。若小便利者。濕不蓄熱不凝。無發黃之病。宜發汗也。若不發汗。反暴卒發煩。下利亦日十餘行。此勿怪。自愈之徵。乃煩



止。下利亦止也。以字以下十字。恐後人註脚。此既見陽明篇。蓋彼則以大便鞭爲陽明。此則以下利爲太陰。可見太陰與陽明同其位。而唯爲閉脫之異也。

按此節乃太陰表邪入裏之實證也。傷寒脈浮而緩者是傷寒而見中風之脈。則當有發熱汗出惡風之證。今不見中風證。而但見手足自溫。可知寒邪不屬於陽。而內繫於太陰也。蓋以脾主四肢。四肢又爲諸陽之本。因寒濕之邪。遏鬱陽氣。故發現自溫之象。然既內繫太陰。又可知浮爲寒濕在表之浮。緩爲寒濕痺於肌肉。故脈管縱弛而緩。寒濕之邪。既痺著於皮毛肌肉。則脈中水氣不能如常外洩。必反而內鬱於脈絡之中。而發黃。故曰。當發身黃。若水氣雖不得外洩。而三焦膀胱之氣化。尙能內行。則小便必多。亦不能發黃。既不能發黃。則寒將化熱。濕將化燥。而歸濁道矣。若熱氣盛而由藏出。府則爲胃家之燥實。而大便鞭。玩陽明篇中一節自注。若熱氣雖盛。而不能從陰出。陽則可知脾家之濕實。而不能化燥。是必現暴煩下利之證。所以然者。腐穢因濕而留中。今被陽熱薰蒸。亦當推蕩而盡出也。然須待七八日之久者。必經氣已過。而陽氣乃能回復。暴煩者是暴發之煩。非常有之煩。且下利後而煩自平。故知下利亦必自止。

本太陽病。醫反下之。因而腹滿時痛者。屬太陰也。桂枝加芍藥湯主之。大實痛



者。桂枝加大黃湯主之。

桂枝加芍藥湯方

桂枝

三兩
去皮

芍藥

六兩

生薑

三兩
切

甘草

二兩
炙

大棗

十二
枚擘

右五味。以水七升。煮取三升。去滓。溫分三服。本云桂枝湯。今加芍藥。

桂枝加大黃湯方

桂枝

三兩
去皮

大黃

一兩

芍藥

六兩

生薑

三兩
切

甘草

二兩
炙

大棗

十二
枚擘

右六味。以水七升。煮取三升。去滓。溫服一升。日三服。

成無己曰。表邪未罷。醫下之。邪因乘虛。傳於太陰。裏氣不和。故腹滿時痛。與桂枝湯以解表。加芍藥以和裏。大實大滿。自可除下之。故加大黃。以下大實。

喻昌曰。太陽病之誤下。其變皆在胸脇以上。此之誤下。而腹滿時痛。無胸脇等證。則其邪已入陰位。所以屬在太陰也。仍用桂枝解肌之法。以升發太陽之邪。倍芍藥者。以調

太陰之氣。本方不加一瀉。斯為神耳。大實大滿。宜從急下。然陽分之邪。初陷太陰。未可峻攻。但於桂枝湯中。少加大黃。七表三裏。以分殺其邪。與大柴胡湯同其義也。

柯琴曰。腹滿為太陰陽明之證。然位同而職異。太陰主出。太陰病。主腐穢氣凝不利。故



腹滿而時痛。陽明主內。病則腐穢燥結不行。故大實而痛。是知大實痛。是陽明病。而非太陰病矣。仲景因表證未解。陽邪已陷入太陰。故倍芍藥以益脾調中。而除腹滿之時痛。此用陰和陽法也。若表邪未解。而陽邪陷入陽明。則加大黃以潤胃通結。而除其大實之痛。此雙解表裏法也。凡妄下必傷胃之氣液。胃氣虛則陽邪襲陰。故轉屬太陰。則腹滿時痛而不實。陰道虛也。屬陽明。則腹滿大實而痛。陽道實也。滿而時痛。是下利之兆。大實而痛。是燥屎之徵。故倍加芍藥。小變建中之劑。少加大黃。微示調胃之方也。淺田氏曰。此條論從陽化者也。故云本太陽病。太陽固宜發汗。而誤下之。於是云醫反以深責之也。下後其變當爲結胸爲痞。而今但現腹滿時痛之證者。可知其邪不結於胸脇。而直入裏陰也。因爾二字。明此證出於誤下。而非傳邪也。爾而通。左傳王柏正始之音曰。而之爲爾。爾之爲汝。汝之爲若。皆高下諧聲也。腹滿時痛。提綱所謂時腹自痛也。曰時腹自痛。曰時痛。曰大實痛。亦足以知其病機。而措治之法。從可見矣。桂枝加芍藥湯。即小建中湯。去膠飴者。彼云腹中急痛。此云腹滿時痛。自有輕重之分。而時痛之一等重者。是爲小建中湯。亦可推知矣。按據前條。太陰病脈浮者。可發汗之義。則雖腹滿時痛。脈浮者。宜以桂枝湯發汗。今也陽微陰濇。微者浮之反。外已解。屬太陰。濇者小

建中湯。所謂陽脈瀼之瀼。瀼卽物不通暢之義。故證現痛也。大實言大便不通。千金翼作大實。可以徵焉。痛上所謂時痛也。論曰。腹中滿痛者。此爲實也。雖均主大便不通。彼則熱實。此則寒實。其因自異。故不曰陽明病。而但曰大實。於治法亦不與承氣湯。卽前云加大黃以疏之。其意猶大黃附子湯。以病屬寒。主治在溫下也。按此節乃太陽誤下。邪陷太陰之實證也。嘉言韻伯之註俱佳。宜熟玩之。

太陰爲病。脈弱。其人續自便利。設當行大黃芍藥者。宜減之。以其人胃氣弱。易動故也。

成無己曰。腹滿痛者。太陰病也。脈弱。其人續自便利。則邪雖在裏。未成大實。欲與大黃芍藥。攻滿痛者。宜少與之。以胃氣尙弱。易爲動利也。

喻昌曰。此段叮嚀。與陽明篇中。互相證明。陽明曰。不轉矢。氣曰。先鞭後瀉。曰。未定成鞭。皆是恐傷脾氣。此太陰證而脈弱。恐續自利。雖有腹痛。減用大黃芍藥。恐傷胃氣也。

張隱菴曰。太陰爲病。脈弱。其人續自便利。乃太陰陰濕爲病。土氣內虛。不得陽明中見之化。設客邪內實。而當行大黃芍藥者。亦宜減之。減者。減少其分兩也。以其人胃氣虛弱。而易動故也。治太陰者。尤當以胃氣爲本矣。